

● GISHI ZHEN DE GUISHOU

飞行船文库

古村镇的怪

孙迎 / 著

怪

兽

◆ 一本很好看的童话，错过了



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

目 录

瞧咱这条热带鱼	/1
寂寞的龙	/8
海神的新居	/11
独角大仙	/21
鹞子和鸽子	/25
小银鲤报恩记	/29
刘老爷子的百灵	/36
红胡子和蓝胡子	/40
古树镇的怪兽	/43
一只傻黄鸟儿	/48

跳火坑行动	/53
小狼的故事	/64
猴侠奇遇	/68
失败的信息拍卖	/75
闹钟老头的把戏	/79
老拳师的故事	/84
梦兔	/90
远古艺术家	/99
我也是个男子汉	/103
彭三儿打猎	/110
塑胶小兵——《玩具城三侠》之一	/121
大盗贼郁金香——《玩具城三侠》之二	/131



瞧咱这条热带鱼

我们班李小茜家里，养了好多热带鱼。每回我到她家，都趴在那个玻璃鱼缸前，看个没完。它们在水草中间穿来穿去，忽上忽下，就好像一群小鸟在树林里飞。我太喜欢那些五颜六色的小鱼啦！

这一天李小茜课间操的时候告诉我：

“我哥又买了几条大热带鱼，还有个大鱼缸，好像玻璃箱子一样。他把小鱼都送给我啦，你喜欢，我也送你两条！”

我心里好高兴。一放学，我就跟着李小茜去她家。我们看了一会儿大鱼，又看起小鱼来。还是小鱼好看！李小茜拿来一只塑料袋说：

“你挑两条吧！”

热带鱼很贵，我不好意思多拿，就说：

“一条就够了！”

李小茜说：“那你就挑个最漂亮的。”

我挑了一条银色带花条条儿的——黑条条儿、黄条条儿、蓝条条儿……

回家的路上，我快活得心直跳。哈，瞧咱这条热带鱼，有多漂亮！我对小鱼说：

“有点儿冷，是不是？别着急，这就到家了！我有个玻璃罐子，没你原来的房子大，可是你自己住个单间，也蛮好的！赶明儿我再弄些水草……”

没想到我刚进门，爸爸就冲着我来了：

“又到哪儿野去了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！”

接下来，他又用手一指：“那是什么东西？”

我说：“同学给的热……热带鱼……”

爸爸劈手夺下塑料袋：“你还有心思弄这个！算术才考了85分……”

他一边说，一边踢开门走进楼道。我听见楼道里铁盖子“砰”一声响，心立刻沉下去。

他把我的热带鱼扔进垃圾管道了！

我抬腿往外跑，被爸爸拦住。他揪住我一只耳朵，一直把我扯进屋里：

“你连自己都顾不上，还顾什么热带鱼！马上给我写作业！”

我打开方格本抄“字词”，眼泪都掉在纸上，湿了一大片。外边那么冷，我的热带鱼肯定要冻成冰棍儿，就算不冻死，从四层楼下去，摔也摔死了……

吃完饭又过了一个多钟头，我才找到个机会下楼。跑到一层，我立刻打开垃圾箱的铁盖，伸长胳膊到里边掏。



掏了一会儿，我还真摸到那个塑料袋了。塑料袋里的水早流光，那条热带鱼倒好像还在里面。我哭着把它拿进楼道，借着灯光看。这正是我那条漂亮的热带鱼，银色的，上面有黑条条儿、黄条条儿、蓝条条儿……可是它已经变硬了。

我把它从袋子里掏出来，双手捧着。我的眼泪滴滴答答掉在它身上。忽然间，我看见它的鳃鼓动了一下。

“还活着！”我叫了一声。

“跟死也差不多多了……”热带鱼用微弱的声音说。

我觉得自己是在做梦。我的热带鱼说话了！

我又把它装回塑料袋，没命地往楼上跑。进了屋，趁我爸没注意，我打开自来水龙头，把塑料袋灌满，跑进我自己房间。

“我冷，好冷啊……”漂在水面的热带鱼说。

我连忙把塑料袋放在暖气片上。

过了一会儿，小鱼摆动了一下尾巴，身体立起来了。它说：

“现在舒服多啦！这铁家伙是什么呀？”

“暖气，”我告诉它，“里面有热水，能让屋子暖和。”

看见它活了，我非常高兴，可接下来我又发起愁来，叹口气说：

“再让我爸瞧见，还得扔出去。”

小鱼说：“这事好办！你把我养在‘暖气’里不就得了吗？又暖和，又省得让你爸瞧见。”

我说：“不行，里头的水热着哪！”

小鱼说：“没事儿，热带鱼嘛！”

我见它那么有把握,就把暖气侧面一个铜螺帽儿拧下来。那里头往外滋水,劲头儿挺大。

我从塑料袋里捞出小鱼说:

“你自己也用点儿力气!”

小鱼使劲摆尾巴,“哧溜”一下,还真钻进去了。

我很担心,怕它会烫坏。我敲着暖气大声说:

“怎么样,很烫吧?不行就赶紧出来!”

小鱼在里头回答:“没事儿,舒服着哪!就是黑了点儿……习惯了就好了。”

第二天放学,我买了一个小油壶,就是大肚儿细嘴儿,我爸给自行车上油的那种。我把鱼饵调成稀糊糊装进去,再取下暖气上的铜螺帽儿,把壶嘴儿插上一挤,鱼饵就挤进去了。

“这东西味儿真不错,”小鱼在里头说,“比李小茜给我的那玩意儿好吃!”

我还当是呆在暖气里头安全呢,谁知过了几天,我在楼道山墙上看见一张黄纸,上面写着:鉴于个别用户偷放暖气内热水洗衣洗澡,锅炉房决定即日起在热水中添加W制剂。该制剂对皮肤、衣物均具腐蚀作用,特提醒用户注意!

我吓了一跳:哎呀,今天都九号了!

我赶紧跑回去,敲着暖气叫:

“喂,快出来!我这就给你打开……”

小鱼在里头问:“怎么啦?”

我着急地说:“热水里放药了!”

小鱼说:“我说这两天怎么身上不痒痒了呢!大概我

身上长虫儿，一放药，把虫儿都杀死啦！”

我问：“你没事儿吗？有什么难受的感觉没有？”

小鱼说：“没事儿，舒服着呢！”

瞧咱这条热带鱼——摔不死、冻不死、干不死，还药不死！

就这样，我的热带鱼在暖气里住着。放学回家，我总给它挤些鱼饵进去，跟它聊聊天儿。虽说看不见它漂亮的花纹，我还是想像得出它在里面游来游去的样子。

有一天，它对我说：“喂，肖肖，有件事跟你商量。我可是长个儿了，没法儿再从那个小洞里钻出去。你是想瞧瞧我呢，还是让我这辈子就住在这里头了？”

听了这话我很难过。我说：

“你已经出不来了，我怎么瞧啊？”

小鱼在里头说：“现在有个好机会，要不怎么跟你商量呢！隔壁张家的暖气坏了，锅炉房正在那儿拆修，我能从那儿出去！”

我跳起来：“好，咱们现在就去！”

我真的看见了我的热带鱼！它长大了，虽然在黑暗的地方呆了那么多日子，身上的颜色还是很鲜艳。见着它，我快活得直叫。

没想到，老爸正在张叔叔家下棋。他听见我的声音跑过来看，皱起眉头说：

“怎么又玩鱼？都玩到别人家来了！”

爸爸不由分说，气冲冲地从我手里夺下热带鱼就奔向厕所。我追进去的时候，抽水马桶“哗哗”响起来。我的小鱼被冲下去了！

虽然再也听不到小鱼的回答,我还是常常敲敲暖气片,叫喊一两声。

事情到这儿并没完。

第二年春天,学校组织春游,老师带着我们全班一起去龙潭湖。中午野餐的时候,我嫌他们闹,独自一个坐在湖边一块石头上吃。我的面包渣落在水里,水草中就游出一群小鱼来啄食。那些小鱼都细长、半透明,所以后来混进一条花鱼来,就特别显眼。

“热带鱼!”我怔住了,“这湖里怎么会有热带鱼?”

而且,它银白的身体上,有一条一条的花纹,黑色的、黄色的、蓝色的……

我跨上一步,把两手伸进水里。那群小鱼像箭一样,“噌”一下子都钻进水草。花鱼却没有逃开。不但没逃,它还慢悠悠地游上来,用头撞我的手。

“我的热带鱼!”我叫起来。

“没错儿!”那条花鱼说,“你爸爸真够可以的。他倒是知道我喜欢水,可那也得看是什么水呀!好家伙,我一冲进下水道,又是屎、又是尿,我猛游了一阵子,总算干净些了。我又游,游来游去,就跑到这里头来了。水很清,可顶上冻着一层冰,没把我冻死!我可是一条热带鱼呀……怎么样,咱们还去住暖气?”

嘿,瞧咱这条热带鱼!

寂寞的龙

一只大龙风筝,由四个小朋友拽着,放上了天空。

这真是只漂亮的风筝,他浑身贴满了金箔,两眼还会骨碌骨碌地转动。大龙越飞越高,已经和云彩一般齐了。

在一朵云上,躺着一条黑龙。他两眼望着天,随便风把他带到任何地方。黑龙太寂寞了,他没有朋友。

忽然,他觉得眼前一亮。那只大龙风筝像一道金色的闪电般出现了。

“真美啊!”黑龙惊叹道,“你也是龙吗?”

“我是风筝龙,”金龙说,“今天头一次飞上天空。”

“我见过小鸟儿的风筝,还有蝴蝶、‘屁帘儿’,可从来没见过龙!”

他们俩聊起天来,一下子成了好朋友。

“挣断你的线,跟我走吧,天上多自由



啊！”

“不行噢，下面那些小朋友是我的主人。”

“‘主人’是什么呀，比朋友更重要吗？”黑龙想不通。

“这个我也不知道，反正，现在我要回去啦，咱们以后见！”

“我在这儿等你。”黑龙说，一边心里想：风筝就是不自由，朋友再多了也没有意思！

虽然这么想，黑龙还是每天在那朵云上等着。



无论是晴天还是刮风下雨，那朵云始终那样白，始终停在那个位置。人们不知是怎么回事，议论纷纷。

只有金龙风筝心里明白：那是我的朋友在等着我哪！

海神的新居

“红珊瑚”咖啡厅坐落在金太阳湾的海滩上。每天太阳一沉到海面下,它就迎来大批的船员、渔民。他们坐在棕榈木的椅子上,喝着咖啡或罗姆酒,高声说笑着。

这天傍晚,咖啡厅来了位陌生的客人。他衣着褴褛,又黑又瘦,长着一大把白胡子。身上裸露的部分——胳膊、肚皮、小腿,都结着一层白白的盐霜。

这老人以猫一般轻盈的步子溜进屋子,将手中的长柄鱼叉靠在桌子上,紧挨着年轻的渔民阿福坐了下来。

“请给我来一杯加冰的咖啡,多放些盐。”他吩咐使者说。

侍者怔了一下:“您是说,多放些……盐?”

“是的,先生,”老人说,“我想我的口齿还算清楚!”

咖啡端上来了，老人喝了两口，忽然对阿福说：

“年轻人，咱们做个游戏好不好？”

“游戏？”阿福有些吃惊，“什么游戏？”

“瞧见了把？”老人用手指指柜台旁的大啤酒桶，老板正忙着从那里头放酒给顾客，“你喝干净你杯子里的啤酒，我呢，把他那一大桶酒喝光。谁喝慢了，就请对方吃晚饭，怎么样？”

年轻人惊讶地看看那个大桶。“您可真会开玩笑！”他说，“晚饭我请就是了，您犯不上为这种小事玩命。”

“闲话少说。预备——开始！”老人发了口令。

阿福犹豫了一下，端起了自己的大啤酒杯。这时候，老人早已把头扭向柜台。他像鱼在水里呼吸似的张了一下嘴，接着，喉咙里发出“咕咚”一声响。

“我第一！”阿福的头一口酒刚下肚，老人就宣布了比赛结果。阿福疑惑地朝啤酒桶望去。这时候，就像专为回答他似的，咖啡厅老板叫起来：“赖利你这混小子！我让你搬一桶酒来，你竟敢搬来个空桶糊弄我！”

阿福顾不上听赖利跟老板争吵，只顾盯着老人的肚子看。老人说：“看什么，肚子都饿瘪了，拿菜单来！”

他点了几样海鲜，坐在那儿大吃起来。

“冒昧地问一句，”一向好奇的阿福说，“您的家在哪儿啊？是过路的客人吧？”

老人正专心致志地舔着大拇指上的鱼子酱。

“海里。”他漫不经心地回答。

“您是说，住在船上……”

“不，我的孩子，”老人说，“我是说，我、住、在、海、



里！”

“什么？您会是……”阿福的话还没讲完，就被老人一只黏乎乎的手捂住了嘴。

“轻点儿声！”老人环顾四周，“你打算让人人都知道我是海神吗？你打算让他们把我抓住关在大铁笼子里叫人买票来看吗？两百年前他们就那么干过一回，连我的紫金王冠都抢走了！”

他松开手，忿忿地坐回椅子。

阿福低声问：“您真的是……海神？”

“你讲话不能大声点儿吗？”老头子又生气了，“欺负我年老耳聋是不是？”

他这一嗓子可不小，引得近旁许多人都扭过头来看。

“到我家聊聊吧，”阿福说，“我一个人住。”

老人不声不响地站起来，看样子他是有事要和阿福谈。

他俩走出“红珊瑚”咖啡厅，穿过一片椰林，就到了阿福的家。

进了屋子，阿福为老人沏了杯加盐的茶。

老人啜了一口茶，满意地咂咂嘴。

“您为什么到岸上来呢？”阿福好奇地问。

“你以为请我吃顿饭，就能知道我在海底找到一艘沉船，打算搬进去住，但为了安全上岸找人帮忙这件事吗？没那么简单！”

“为什么要搬进沉船呢？”

“等等，”老人忽然大叫，“你是怎么知道沉船这事儿